

1993年11月里，我欣喜地收到了国际友人爱泼斯坦老人的回信，这是爱老对我所写的一篇小文的回复。那篇文章是我对同年8月22日爱老一行对凤县县城双石铺的路易·艾黎故居参观的追忆，文章写好后，我便寄爱老一份征求意见。回信中，爱老不仅校正了有关他的经历的几点误传，而且提到现在许多人们对于“工合”已经不那么熟悉、了解，他因此希望我将稿件寄给陕西的报刊，向大家宣传，唤起全省人民都来办工合。

事情还得追溯到50多年前。

爱老不老

——爱泼斯坦印象
曲歌



爱泼斯坦和孩子们 羊风报

秦岭深处凤县的双石铺，虽属弹丸之地，却有着不寻常的神奇，历史上首与许多重大事件和伟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1938年9月到1944年冬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的发起人之一路易·艾黎曾在这里工作了6个年头，同时与英国朋友乔治·何克在双石铺的两个窑洞里度过了不平静的4个春秋。据有关史料介绍，“工合”是1937年11月由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与路易·艾黎首先提出的，1938年4月与中国的爱国进步人士胡愈之、梁士纯、卢广绅沙千里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了第一个工业合作促进会，1938年8月5日，“工合”在武汉正式成立时，国共两党的一些要员如孔祥熙、宋美龄、林柏渠、董必武、邓颖超等，都在其中担任要职。在香港成立的工合促进委员会由宋庆龄出任名誉理事长。之后，“工合”组织很快遍及全国6个省，建立了2300多个小工厂，其中，设在宝鸡的工合西北办事处，是全国成立的第一地区办事处，而西北工合双石铺事务所又由于路易·艾黎的直接领导，显得最为重要。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双石铺因其独特的战略地位，很快成为西北战略重镇，加上这儿矿藏、木材资源丰富，很快便建起了“工合”采矿业、水泥厂、钢铁厂、机器社、造纸社、耐火砖厂等企业。1939年，路易·艾黎在他的一次延安之行后，根据共产党人的建议，把双石铺建成人民游击工业基地，他决定把自己的住所放在双石铺，并决定把这里做为“工合”的一个主要培训中心，与英国友人乔治·何克办起了“培黎工艺学校”。1940年初毛泽东又从延安派人到宝鸡和双石铺，帮助路易·艾黎研究西北工合发展计划，从而使“工合”事业在这个山镇进入了辉煌的时期。因而，双石铺不仅在“工合”的历史上，甚至在中国抗战史上，都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1993年8月22日，参加'93宝鸡工合国际研讨会的70多位中外来宾到双石铺参观路易·艾黎故居及《路易·艾黎在凤县》的大型展览。还在参观之前，我通过宝鸡日报的一条消息，得知爱老要到宝鸡来。这期间的8月24日，(古历七月初七)宝鸡将举办盛况空前的公祭炎帝神农活动，这一活动吸引了海内外、省内外以及众多的炎黄后裔。爱老的到来，自然使各界朋友感到高兴。爱泼斯坦老人是中国人民熟知的国际友人，他出生于波兰，童年便来到中国，1938年在武汉见到路易·艾黎，他便帮助工合做了许多宣传舆论方面的工作，如今，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又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副主席。(可这位老人在最近给我的信中却一再表示：“我不是什么大人物，只是个老记者、老作者。”)使人难忘的是参观路易·艾黎故居时，路易·艾黎在凤县时的那一幕——

这天，旧居内外拥挤热闹，旧居外不大的场院被外宾和工作人员挤得满满的，当听说来的群众密密麻麻地站在场边的高处或路上，二三十名充满好奇心的儿童少年也借借星期赶来参观热闹，他们拥挤在场院一侧的一个土台子上。参观完旧居，在进一步出来的几位外宾已坐在场院的板凳上，准备按组织者的安排拍几张照片，我们几个小记者也提前选好，根据共产党人的建议，把双石铺建成人民游击工业基地，他决定把自己的住所放在双石铺，并决定把这里做为“工合”的一个主要培训中心，与英国友人乔治·何克办起了“培黎工艺学校”。1940年初毛泽东又从延安派人到宝鸡和双石铺，帮助路易·艾黎研究西北工合发展计划，从而使“工合”事业在这个山镇进入了辉煌的时期。因而，双石铺不仅在“工合”的历史上，甚至在中国抗战史上，都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1993年8月22日，参加'93宝鸡工合国际研讨会的70多位中外来宾到双石铺参观路易·艾黎故居及《路易·艾黎在凤县》的大型展览。还在参观之前，我通过宝鸡日报的一条消息，得知爱老要到宝鸡来。这期间的8月24日，(古历七月初七)宝鸡将举办盛况空前的公祭炎帝神农活动，这一活动吸引了海内外、省内外以及众多的炎黄后裔。爱老的到来，自然使各界朋友感到高兴。爱泼斯坦老人是中国人民熟知的国际友人，他出生于波兰，童年便来到中国，1938年在武汉见到路易·艾黎，他便帮助工合做了许多宣传舆论方面的工作，如今，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又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副主席。(可这位老人在最近给我的信中却一再表示：“我不是什么大人物，只是个老记者、老作者。”)使人难忘的是参观路易·艾黎故居时，路易·艾黎在凤县时的那一幕——

这天，旧居内外拥挤热闹，旧居外不大的场院被外宾和工作人员挤得满满的，当听说来的群众密密麻麻地站在场边的高处或路上，二三十名充满好奇心的儿童少年也借借星期赶来参观热闹，他们拥挤在场院一侧的一个土台子上。参观完旧居，在进一步出来的几位外宾已坐在场院的板凳上，准备按组织者的安排拍几张照片，我们几个小记者也提前选好，根据共产党人的建议，把双石铺建成人民游击工业基地，他决定把自己的住所放在双石铺，并决定把这里做为“工合”的一个主要培训中心，与英国友人乔治·何克办起了“培黎工艺学校”。1940年初毛泽东又从延安派人到宝鸡和双石铺，帮助路易·艾黎研究西北工合发展计划，从而使“工合”事业在这个山镇进入了辉煌的时期。因而，双石铺不仅在“工合”的历史上，甚至在中国抗战史上，都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1993年8月22日，参加'93宝鸡工合国际研讨会的70多位中外来宾到双石铺参观路易·艾黎故居及《路易·艾黎在凤县》的大型展览。还在参观之前，我通过宝鸡日报的一条消息，得知爱老要到宝鸡来。这期间的8月24日，(古历七月初七)宝鸡将举办盛况空前的公祭炎帝神农活动，这一活动吸引了海内外、省内外以及众多的炎黄后裔。爱老的到来，自然使各界朋友感到高兴。爱泼斯坦老人是中国人民熟知的国际友人，他出生于波兰，童年便来到中国，1938年在武汉见到路易·艾黎，他便帮助工合做了许多宣传舆论方面的工作，如今，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又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副主席。(可这位老人在最近给我的信中却一再表示：“我不是什么大人物，只是个老记者、老作者。”)使人难忘的是参观路易·艾黎故居时，路易·艾黎在凤县时的那一幕——

这天，旧居内外拥挤热闹，旧居外不大的场院被外宾和工作人员挤得满满的，当听说来的群众密密麻麻地站在场边的高处或路上，二三十名充满好奇心的儿童少年也借借星期赶来参观热闹，他们拥挤在场院一侧的一个土台子上。参观完旧居，在进一步出来的几位外宾已坐在场院的板凳上，准备按组织者的安排拍几张照片，我们几个小记者也提前选好，根据共产党人的建议，把双石铺建成人民游击工业基地，他决定把自己的住所放在双石铺，并决定把这里做为“工合”的一个主要培训中心，与英国友人乔治·何克办起了“培黎工艺学校”。1940年初毛泽东又从延安派人到宝鸡和双石铺，帮助路易·艾黎研究西北工合发展计划，从而使“工合”事业在这个山镇进入了辉煌的时期。因而，双石铺不仅在“工合”的历史上，甚至在中国抗战史上，都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工合”遗物和重要的资料，他总是不舍离去地询问、观看。参观展览，爱老又是出来最晚的一个，出了展馆，他仍意犹未尽，欣然题词并由夫人黄浣碧当即译成中文：祝贺双石铺“工合”的恢复，发扬“工合”光荣传统。

爱老对于工合事业毕生奋斗，直到高龄而仍不懈。在宝鸡国际工合研讨会的讲演中，他说道：“如今最重要的，不仅仅是看重已有的事实，更要着眼未来，着眼于创造。”又说，“我坚信，工合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今天和未来经济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既实用又有益处的。路易·艾黎在他生前已经恢复了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工作。我今天就是作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一名副主席前来参加盛会的。”

在离宝鸡经西安返回北京途中，爱老又一次对国际的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主席、省工合常务理事安俊说：“凤县双石铺是工合的发扬地，是个神圣的地方，国家工合、省市工合要支持他们把工合的事办好。”

回想起爱老前前后后的叮咛与嘱托，是对人们怎样的激励与鞭策啊！

我想，宝鸡和凤县的人们，是绝不会辜负了这位老人的。

我想，爱老的这次山地之行一定会留入山地的神奇和历史，这次虽然仅仅是4个多小时的参观，却无时无刻不流露出爱老对这块山地那段历史的眷恋。在中途的七里坪，当有人把专程迎候在那里的一位当地“工合”企业负责人介绍给他和其他贵宾时，他就象遇到亲人一样和这位企业负责人紧紧握手，又招呼同行的人与之一合影。在参观展馆中，爱老久久留恋于“工合”资料前，惊叹收存者的殷殷苦心，随时拿出随身携带的本子认真的记着，尤其是一些不易看到的

长，很长，走这条路也很苦，很苦。但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去征服旅途途中的一切险阻和艰辛。

一、二、三……我们情绪激昂。

一、二、三……我们心潮澎湃。

在这铿锵的节奏中，我们会走向一个更加辉煌的世纪。

年宴

把肥美摆在桌上，把浓郁摆在桌上，把十二个月缺月圆的诗词、典故、警句、故事摆在桌上……

我们在慢慢地品尝、啜饮。

回头望，在逝去的那些日子，我们有过惆怅，有过挫折，但更多的却是振奋，是胜利。我们终于把时间的财富，鼓鼓地揣在怀里。在今后，我们将把勇气和意志化成铁，炼成钢，扣开一个新的门扉，在那里去占有属于我们的一切。

坐在桌旁，我们品尝着，啜饮着，为了了却红尘，洗涤汗渍，轻轻松松起程。

一个新的目标划定在前。一个新的层次等待着我。

延安杨家岭 崔华东

轻轻走过之后，我的脚在黄土中踩出深深的印痕。中国的色彩，红旗的血和土布的色彩，红红绿绿映在黄土上，像是一幅巨大的画卷。枪炮声震耳欲聋，那是历史的回响。

进入秋天之前，这些革命的建筑，几十年的沧桑和岁月的痕迹，风沙卷起，黄土飞扬，让人想起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在陕北，不论春夏秋冬，总让人想起那个宁静的夜晚。

春花开得早，夏蝉枝头闹，黄叶飘飘秋来了，白雪纷纷冬又到。时序就象一个万花筒似地快速转动，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它不管你大圣大哲在川上感叹：“逝者如斯夫！”也不管你现代的宇航员用望远镜在追赶时光，总是在匆匆地催促着人类与它同步前进。这个从开花落到霜雪降落的大循环的纪程碑，上边刻着一个醒目的大字，就是“年”。它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既是纪程碑，也仿佛是路边可以小憩和打尖的一个新的驿站。望见它，会让人欣然欣喜，也会让一些步履踟蹰者悚然而惊！

对过新年最魂牵梦绕的，大概莫过于“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孩子们了，他们刚刚步入人生的入口，呈现在眼前的一切都是梦幻般的玫瑰色，人们也是把最多的希望和祝福送给同压岁钱都给了这些大少爷和大小姐。然而，在“志士嗟日短”的青年和“勉展主翁入中年”的这一批善于事业的中间层，承上启下，任重道远，年节所需要的则更多的是自励和互勉了。至于那些正一步步走入黄昏，由绚烂逐渐归于平淡，过年的时候心情和感受就明显不同了。“人寿年丰”，固然显示了生命的崇高和饱满，但一旦意识到“增岁是减年”的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即使手把屠苏，儿孙罗拜，怕也难以做到十分惬意。因而老年人在过年时应该格外给予关照和体贴。

诗人是人类感情的记录者，他们的诗作也往往是时序变化的感应表。这里就让我们随便翻翻几首有关过年的诗作吧(那些强颜欢笑、强颜应制之类的诗除外)：儿童强不睡，

春花开得早，夏蝉枝头闹，黄叶飘飘秋来了，白雪纷纷冬又到。时序就象一个万花筒似地快速转动，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它不管你大圣大哲在川上感叹：“逝者如斯夫！”也不管你现代的宇航员用望远镜在追赶时光，总是在匆匆地催促着人类与它同步前进。这个从开花落到霜雪降落的大循环的纪程碑，上边刻着一个醒目的大字，就是“年”。它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既是纪程碑，也仿佛是路边可以小憩和打尖的一个新的驿站。望见它，会让人欣然欣喜，也会让一些步履踟蹰者悚然而惊！

对过新年最魂牵梦绕的，大概莫过于“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孩子们了，他们刚刚步入人生的入口，呈现在眼前的一切都是梦幻般的玫瑰色，人们也是把最多的希望和祝福送给同压岁钱都给了这些大少爷和大小姐。然而，在“志士嗟日短”的青年和“勉展主翁入中年”的这一批善于事业的中间层，承上启下，任重道远，年节所需要的则更多的是自励和互勉了。至于那些正一步步走入黄昏，由绚烂逐渐归于平淡，过年的时候心情和感受就明显不同了。“人寿年丰”，固然显示了生命的崇高和饱满，但一旦意识到“增岁是减年”的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即使手把屠苏，儿孙罗拜，怕也难以做到十分惬意。因而老年人在过年时应该格外给予关照和体贴。

诗人是人类感情的记录者，他们的诗作也往往是时序变化的感应表。这里就让我们随便翻翻几首有关过年的诗作吧(那些强颜欢笑、强颜应制之类的诗除外)：儿童强不睡，

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1948年4月23日的早晨。一轮旭日从东山徐徐升起，奔腾不息的黄河水面波光荡漾。岸边的沙滩象铺上了金色的地毯，轻柔柔软。微风吹过，柳枝摇曳，空气有几分湿润又有几分甜蜜。喜鹊在门前的枣树上舞动着长长的尾巴唱歌不停，似有喜事临门。

果然，山崩崩，岔沟沟，一字儿排开无尽的队伍，有骑高头大马的，有扛枪步行的，一会儿在我们川口村黄河渡口处站得密密实实的一片人。全村的船公集中用木船摆渡，全村的烧饼铺子集中供应部队早餐。船公们扳着木船渡了一趟又一趟，我五叔提着烧饼篮子跑了一回又一回。因人多船少求个吉利，一位船公还跑到渡口前的“河神庙”抽了一次签，讨得个“上上大吉”。渡过一趟，不知那位船公发现站在“河神庙”台阶上的一大高魁梧的身影，情不

尽情地品尝吧，啜饮吧，值此良宵，来它一个一醉方休！

春的脚步

鸟雀在枝头弹起七弦琴，轻快的如同天边的云彩、喧嚣的锣鼓响起来了，哄哄了古板和僵化。

一种意念在他们心头滋生。

最是女人爱轻俏，早已掀翻斗篷，把色彩和光泽涂上脸庞，打起一面旗帜。

是在田野上，有人正疏松着厚土，播撒希望，那艰难苦涩的笑声，被和风滋润得更加清脆、爽朗。

于是都市里，人们用匆忙的脚步、飞转的车轮，把一种和谐涂上胶印机，印着一幅幅迷丽的图案，把形形色色的设想送向车间，去浇铸、切削、打磨……

一切都在清新的氛围中焕发着活力，蓬勃着朝气。

春的脚步在轻轻地移动，走向丰满。

妻子，请不要嫌弃我 王俊

妻子，请不要嫌弃我。我觉得你长得美，理由有：你那双大眼睛，像两潭清澈的湖水，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震撼。你那张红扑扑的脸，像一朵盛开的玫瑰，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温暖。你那双灵巧的手，像两只翩翩起舞的蝴蝶，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惊喜。你那张能说会道的嘴，像一朵盛开的鲜花，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快乐。你那双温柔的眼睛，像两潭清澈的湖水，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震撼。你那张红扑扑的脸，像一朵盛开的玫瑰，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温暖。你那双灵巧的手，像两只翩翩起舞的蝴蝶，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惊喜。你那张能说会道的嘴，像一朵盛开的鲜花，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快乐。你那双温柔的眼睛，像两潭清澈的湖水，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震撼。你那张红扑扑的脸，像一朵盛开的玫瑰，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温暖。你那双灵巧的手，像两只翩翩起舞的蝴蝶，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惊喜。你那张能说会道的嘴，像一朵盛开的鲜花，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快乐。

北方飞来一条龙 黄克先 黎明

200多万元，企业顺利渡过风险期，提前一年半实现“解放全中国”的战略目标。今年一年，飞龙投入广告费1.1亿元，实现利润2.7亿元，这个简单的数学谁都会算，但要赢得这个数字却需要智慧和胆识。

飞龙集团拥有正式职员800人，其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达460人，这意味着平均两个人中有一个大学生；在全国医药行业中，大学生比例最大。职工平均年龄28岁，顶杆杆的基本上都是25岁左右的“愣头青”，这个数字虽然枯燥，但确实值得骄傲——文化素质高。姜伟用人，有两个观点：一是不成熟人才观，他不用重金买人才，招聘人员，只要求思想品德、思维方法，其余不管。他散布在全国各地的170名推销人员，个个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没有一个以前干过推销，一张洁白得透明的“纸”，但却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其二是给人才一定的空间，不把人变成机器。我只给宏观的战略把握，战术上给他充分的自由，思考、实践及对特殊情况灵活掌握原则，自己寻找课题。该厂的科技投入占到利润的15%，用于分析、研制的设备就高达800万元，16个人组成的科学技术发展中心，只搞新产品开发，资金倾斜不封顶，自由选项，目前已推出4个新品种，还有11个新品种即将“破壳出土”。

只等飞龙跃五洲

相守夜欢啼。(苏东坡：《守岁》)老来白发欣犹胜，稚子红炉笑作团。(黄仲则：《壬申除夕》)这两首除夜有感诗作，虽主旨都是除旧迎新的感怀，却无意中替我们勾划出一幅儿童们忘情嬉闹年夜的画图。

新年的漫笔 毛 箭

“平”(《除夜》)等等，或思乡，或念国，或感慨人事无常，或洒酒胸中块垒，那笔下年节的心绪似乎都不怎么轻松。其中为数不多且调子较为低沉的，怕还要数著名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元日》诗了，即：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如此看来，尽管过年是普天同庆，万众共乐的一个节日，但和西方过圣诞节一样，从中能享受到“全天候”欢乐的，居多是天真无邪的孩子们。

过年确实是孩子们最陶醉的狂欢节，其实我们这些人也不妨妒忌一下，

间泛滥的话，那我们大人们就不千万要自重自律自爱。因为孩子们的心灵是纯净的、透明的，容不得半点灰尘和污垢的腐化。要是，在这个对孩子们来说是印象最深的节日，就使他们能感受到一种既俭朴又欢乐，既尽兴又健康的祥和气氛，那必将让他们的永生美好的回忆，也许一辈子都会受用不尽。

毛主席走过我们村

薛海春

广场参加过隆重的追悼大会，有不少电影、电视片上就有他的镜头。后来经常有人采访，陕西日报社记者胡凤展的墙上还有他一张放大的照片。每每谈起当年亲自目睹毛主席过黄河的情景，他好像又年轻了许多。

离别数载，偶而回到家乡倍感亲切。也许是我们村有这么一段幸运的故事，也许是我们村曾经是农业学大寨的典型，那几年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改革开放的政策实施以来，老区人民的生活逐步改善，我们村的枣树值钱了，黄河滩上的沙子也值钱了。当年毛主席渡黄河的地方立了一块纪念碑，毛主席走过的沙滩上农田林网，柳枝婆娑，花生和各种蔬菜郁郁葱葱，当年摆渡的木船现在也变成了机船。

往事如烟，给我留下了无限的思念，无限的梦。

妻子，请不要嫌弃我 王俊

妻子，请不要嫌弃我。我觉得你长得美，理由有：你那双大眼睛，像两潭清澈的湖水，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震撼。你那张红扑扑的脸，像一朵盛开的玫瑰，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温暖。你那双灵巧的手，像两只翩翩起舞的蝴蝶，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惊喜。你那张能说会道的嘴，像一朵盛开的鲜花，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快乐。你那双温柔的眼睛，像两潭清澈的湖水，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震撼。你那张红扑扑的脸，像一朵盛开的玫瑰，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温暖。你那双灵巧的手，像两只翩翩起舞的蝴蝶，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惊喜。你那张能说会道的嘴，像一朵盛开的鲜花，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快乐。

北方飞来一条龙 黄克先 黎明

200多万元，企业顺利渡过风险期，提前一年半实现“解放全中国”的战略目标。今年一年，飞龙投入广告费1.1亿元，实现利润2.7亿元，这个简单的数学谁都会算，但要赢得这个数字却需要智慧和胆识。

飞龙集团拥有正式职员800人，其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达460人，这意味着平均两个人中有一个大学生；在全国医药行业中，大学生比例最大。职工平均年龄28岁，顶杆杆的基本上都是25岁左右的“愣头青”，这个数字虽然枯燥，但确实值得骄傲——文化素质高。姜伟用人，有两个观点：一是不成熟人才观，他不用重金买人才，招聘人员，只要求思想品德、思维方法，其余不管。他散布在全国各地的170名推销人员，个个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没有一个以前干过推销，一张洁白得透明的“纸”，但却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其二是给人才一定的空间，不把人变成机器。我只给宏观的战略把握，战术上给他充分的自由，思考、实践及对特殊情况灵活掌握原则，自己寻找课题。该厂的科技投入占到利润的15%，用于分析、研制的设备就高达800万元，16个人组成的科学技术发展中心，只搞新产品开发，资金倾斜不封顶，自由选项，目前已推出4个新品种，还有11个新品种即将“破壳出土”。

只等飞龙跃五洲

姜伟其人、其药

“文革”和“知青”这两个磨人的熔炉，都让姜伟赶上了，然后轻轻松松巧巧取了恢复高考后辽宁医学院中药系的第一批大学文凭，毕业后在一个令人羡慕的研究所供职。这个血液流淌着躁动因素的青年人，对职称、住房等世俗功利不感兴趣，毅然脱下实验室的大褂去“赶海踏浪”。

从亲朋手中筹借两万多元，找来一家外商，由姜伟任总经理的合资企业于1990年4月正式投产。短短几个月，他发明的“飞燕减肥茶”一炮打响，在广告上上一次成60万元。接着，与港商合作，沈阳飞龙保健品有限公司1990年10月挂牌，姜伟出任终身董事长兼总经理。

姜伟说姜伟最大的诱惑。

古往今来，人们不懈地追求增强性功能的药品，导致大量壮阳药产生，但副作用始终伴随。还在大学时，姜伟就关注这个世界的难题，开发无毒、无副作用、速效的补肾壮阳；延长人的生命之药。

他按古代药理，现代科研成果及中医原理进行排列组合，反传统地增加引药配量、低温浸提工艺提取雄蚕蛾的激素以及红参、肉桂、鹿茸等自然原料，历经上千次试验，生产出“延生护宝液”。它一诞生，就以非凡的功能让世人垂青，先后获得新加坡国际博览会金奖、中国专利新技术新产品博览会金奖等23项国际、国内高层次大奖，被誉为中国“圣水”。以后骨质宁擦剂、安眠宁口服液等系列产品不断涌出，卖遍大南北。按产量计算，每十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人人在一年中服用一个疗程的飞龙产品。

广告与军事思想

商战是商业产品一种公平竞争现象，广告是商战的一个

北方飞来一条龙

黄克先 黎明

200多万元，企业顺利渡过风险期，提前一年半实现“解放全中国”的战略目标。今年一年，飞龙投入广告费1.1亿元，实现利润2.7亿元，这个简单的数学谁都会算，但要赢得这个数字却需要智慧和胆识。

飞龙集团拥有正式职员800人，其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达460人，这意味着平均两个人中有一个大学生；在全国医药行业中，大学生比例最大。职工平均年龄28岁，顶杆杆的基本上都是25岁左右的“愣头青”，这个数字虽然枯燥，但确实值得骄傲——文化素质高。姜伟用人，有两个观点：一是不成熟人才观，他不用重金买人才，招聘人员，只要求思想品德、思维方法，其余不管。他散布在全国各地的170名推销人员，个个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没有一个以前干过推销，一张洁白得透明的“纸”，但却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其二是给人才一定的空间，不把人变成机器。我只给宏观的战略把握，战术上给他充分的自由，思考、实践及对特殊情况灵活掌握原则，自己寻找课题。该厂的科技投入占到利润的15%，用于分析、研制的设备就高达800万元，16个人组成的科学技术发展中心，只搞新产品开发，资金倾斜不封顶，自由选项，目前已推出4个新品种，还有11个新品种即将“破壳出土”。

只等飞龙跃五洲

飞龙何时跨出国门，姜伟脑袋中天盘旋。国际奥委会投票表决2000年奥运会主办城市会议期间，12个外国人向中国代表打听怎样购买延生护宝液的情况，张百发的秘书给姜伟打电话，要求供应，姜伟作为礼品送给每人一套，但如何长期购买，他却避而不答。

延生护宝液在新加坡国际博览会上荣获最高金奖，人们盼望飞龙，但仅闻其声，不见其货。

药不是卖，姜伟自有高招。这是一个战术——吊市场。

从1991年开始，他就往东南亚、香港、台湾等地“吊市场”，只打广告不发药。

在香港，他选中了商报，一次订购15个整版广告，150万元就这样在一个月里流进了商报人的口袋中，香港人天天到商报打听消息，问药在哪个地方买？弄得商报人只想办一个药品经销部推销飞龙，但姜伟就是不允，着急的港人只好到广州来背货。现在新加坡、日本、印度尼西亚、美国天天都飞来订单，不低于300万美元的订单。简单想来，姜伟真有点傻，其实这是一个战术问题，早期投入风险最大，投入期的风险放在国内解决，正好印证了毛泽东丢掉一个暂时的局部的利益，其目的是获得长远的更大的利益的战略思想。“钱不是不挣，而是挣大钱和挣小钱的问题。”这是姜伟式的聪明。

三年时间，沈阳飞龙集团没花国家一分钱贷款，产品辐射全国各地，创利润2.7亿元，人均利润34万元——雄踞全国制药行业宝座，在国际国内连夺23块高层次金牌。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辉煌的奇迹

这个奇迹由平均年龄28岁的人创造。

(广告)